

我的团长我的团



职务: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

有两张响亮的名片让人认识和了解安徽,一张是黄山,另一张就是黄梅戏。风风雨雨几十载,黄梅戏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辉煌,“五朵金花”时代的巅峰,也有过低谷,如今,在历经了两年转企改制之后,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黄梅戏“梅开二度”,焕发了新的活力。

记者 朱玉婷/文

蒋建国:保持传统不意味一成不变

最大的挑战来自思想

问:转企改制之后,您认为对于省黄梅戏剧院来说,始终要坚持,或者需要被改变的是什么?

答:之前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要保留。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适应和磨合,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化企业。艺术生产对于一个艺术院团来说是根本,但艺术生产的方式和之前会有不同。

问:省黄梅戏剧院在转企改制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答:50多年来一直是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思想要转变。真正能将自己放在文化企业的位置上,审视创作、经营、队伍的培养和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和运营,这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企业。

立足舞台兼顾更多业态

问:您作为省黄梅戏剧院的领导人,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剧院才达到了您的理想?

答:黄梅戏是戏曲百花园中异常夺目的一朵。我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黄梅戏剧院,经历过戏曲辉煌的时代。当时物质是匮乏的,演出形式也是单一的,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

未来我想象中的黄梅戏剧院,是一个主业即舞台艺术突出,黄梅戏是我省的也是全国的,在这个领域应该挑重担、争一流,相关其他产业发展是多元的。

艺术生产更多考虑市场

问:在艺术生产上,转企改制以后,最明显的变化在哪里?

答:会更多地考虑到市场,考虑到一个作品如何进行市场的流通和运营。转企改制之后,在抓艺术生产的方式上有所转变,更多地考虑市场,考虑观众、考虑流通。这不仅是一个作品,也是文化商品。

问:有哪些新剧目上演?或者说,在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新动作?

答:黄梅戏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音乐悦耳、委婉动听,我们排了一些大型的黄梅戏演唱会,比如,大型黄梅戏交响演唱会《天上人间》、黄梅戏情景剧演唱会《永远的黄梅》、迎接建党90周年所做的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等。

这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形式,用新的形式演绎传统经典,“老瓶装新酒”。保持传统也不意味着就是一成不变。

缺乏真正意义的时代精品

问:提到黄梅戏,很多人会想起严凤英、王少舫、“五朵金花”等大家辈出的时代,但当下却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是什么原因,人才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吗?

答: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其他文化形式的兴起,客观上存在对戏曲的冲击,以前艺术形式少,大家关注点很集中。

现在缺少真正意义的时代精品,全国对舞台艺术的研发都有所忽视,每个剧团只有几个编剧,在质和量上都有不足,青黄不接,剧团也缺少了一度创作的有力支撑,剧团就缺少精品。其次,还有很多唱段也很好但是没有唱出来,是因为演出的频率不够高。

问:是什么造成了“剧本荒”的局面?

答:戏曲普遍都存在剧本荒。现在

立足舞台,兼顾更多的业态,使这样一个有着良好基础和广泛影响的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不仅有更好的作品更好的人才队伍,还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服务社会服务观众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问:会不会排一些和当代热点相关的现代戏?

答:因为戏曲类的舞台艺术自身的特点,和当代热点相联系的相对较少。如,黄梅戏《安徽好人》就是现代戏,但是当下叫好又叫座的戏曲现代戏确实不多。

段婷婷:年轻人不喜欢,只能进博物馆

职务:合肥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合肥市庐剧院院长



不用说,老合肥人对庐剧一定很熟悉,对从前的合肥市庐剧团也应该很熟悉。合肥市庐剧团的前身是安徽省庐剧团,2005年,又更名为合肥市庐剧院,2010年底转企之后,它的全名更洋气了,“合肥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庐剧院”。据院长段婷婷介绍,庐剧团今年将在滨湖新建一个剧场,庐剧作为合肥的特色剧种,终于有了更气派的“门面”,而光有“门面”是远远不够的,段婷婷说,她希望庐剧将来能“一票难求、连演十几场座无虚席”,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闪烁着别样的光彩。

实习生 刘璐璐 记者 孙婷/文

庐剧的瓶颈是编创人员的断层

问:转企之后的显著变化有哪些?

答:公司正式开始企业化运营是在2011年6月,在国家统一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始转企。我们原来和文化广电出版是一个系统,转企之后成为合肥文广演艺集团,是其下属子公司。

转企之后,政府加大了重视和关

注,在某些方面比以前要好的多。转企后员工工资是之前的1.5倍。以前二级演员也只拿1100元,现在刚进团最低工资就有1800元,这还是除了绩效之外的。

问:目前庐剧院的发展如何?

答:今年对庐剧应该说是打翻身仗的一年,外部环境等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正好赶上建院60周年,如果

今年的三部剧目都能受到大家的支持,2012年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一年三部戏对庐剧院来说已经是开了先河。《荠菜花》之后《天河》即将投入制作,《孔雀东南飞》力邀戏曲编剧于清风打造的,这个剧已经被列为安徽省重点项目。《荠菜花》是一级编剧杨刚老师的作品。

以后在卡拉OK就可以点唱庐剧了

问:庐剧团这些年有没有大批招收新人?

答:在五年前招收一批定向委培的40名学员,今年毕业,马上就要进团了,在省艺校委培的。40人我们择优录取,进行入团考核,6月份进团。

问:您是什么时候进团的?

答:我是2003年调到庐剧团的,当时是合肥市庐剧团,那时我们在淮河路办公,还属于文化局,第二年更名为合肥市庐剧院。我是半路转行,

之前是在企业艺术团(合肥四方集团艺术团)担任主持人和歌唱演员。我2011年3月接任团长。

问:当时接任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答:当时是正在转企的时候,一些过渡工作还没完成。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留住现有人才,制定发展方向,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问:上任一年多,现在庐剧院有什么改善和变化?

答:首先接任后投资拍摄

了史无前例的庐剧经典唱段的MTV,马上就要出版发行了,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以后在卡拉OK就能点唱庐剧了,在音像店也能

买到正规院团出版的DVD,这些经典唱段有原创也有传统,都是院团演员演的。

年轻人不喜欢,传承得再好,也只能进博物馆

问:剧团排的戏除了在合肥演出,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演出过?

答:庐剧的商业演出我们2005年去香港演出过,一个是《李清照》,一个是《白蛇传》。当时反响很好,是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出去演的)。

问:转企之后,剧院投入最大的一部戏应该就是《荠菜花》了。

答:这次《荠菜花》的二度创作十分给力,包括舞美、服装道具、唱腔设计等,都是为了有新的庐剧观众能够喜欢。庐剧的发展与传承必须齐头并进,要把好的传统传承下来,但是求发展必须要创新,不然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新的观众群体。

年轻人不喜欢你做的东西,你传承的再好没办法生存,只能进博物馆。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排出来的作品都不能装箱入库,应该发挥你的初衷,我们是做宣传和文化的,我们需要把它呈现在舞台上,送到千家万户,本来艺术就来源于生活,当我们把它呈现在舞台上时,它也应该回归于生活。

问:据您了解,庐剧的受众群体是什么样的?

答:以中老年为主,他们对传统的要求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据

我了解,当时一票难求说的是庐剧而不是黄梅戏,庐剧作为地方文化开展得比黄梅戏要好。一个剧种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去蜕变,虽然要保留精髓,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关注我们需要研究,否则我们的发展会遇到瓶颈。

问:庐剧是合肥的一种特色,但是老百姓似乎不愿意掏钱看庐剧。

答:这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弊端,庐剧是一个地方剧种,再加上发展上的停滞,不久的将来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等我们的艺术剧院落成后,有了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我相信老百姓会愿意看的。我们的宣传各方面都不够好,近十年我们也排了很多戏,但是演出条件演出场所跟不上,影响了市场推广。

问:您觉得这个剧种会有消失的迹象吗?

答:如果剧种得不到社会各界认可,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可能就会面临消失的尴尬。所以我们更要去培育市场,要有依托,进入良性循环。

让传统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问:当下,倡导文化和科技相融合,那么省黄梅戏剧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为传统的舞台艺术找到平台,就推出了3D全息黄梅戏舞台剧《牛郎织女》,演出效果很好。让传统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更远。

问:新的科技手段的加入,会有更多年轻观众加入到黄梅戏爱好者的行列中来?

答:如果能够让中老年观众和年轻观众都喜欢戏曲,就是一件好事。《牛郎织女》就较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3D技术的加入,许多年轻的观众加入进来,包括大学生甚至少年儿童也愿意走进剧场来看。

许北雄:没人接班,挣再多的钱也没用

职务:安徽省演艺集团党委委员、艺术总监、安徽省徽京剧院院长



徽京剧院坐落在省城环城南路的一处巷子里,门面不大,巷子幽深,树木成荫。徽剧院和京剧院都有50年左右的历史,二者于2005年11月正式合并,改名“徽京剧院”,并入安徽演艺集团。如今剧院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但是按照企业化管理。

2005年,许北雄就任徽京剧院院长。他说,他是在24小时之内,决定任职徽京剧院院长的。对于这个职位,他说如果光顾着开拓市场是没用的,如果不能让徽京剧光大流传,他这个团长是不称职的。

实习生 刘璐璐 记者 孙婷/文

从“不演不赔”到“不演不赚”

问:任团长这么多年,最困难时期是什么时候?

答:刚接手的时候。从任命那天开始,整整一年时间是最艰难时期,一个是合并带来的人员思想的不融合,另外,合并前两个团都留下一些历史欠账,不仅仅是经济上,还有人事上等方面的。资金严重匮乏,除了固定资产没有任何流动资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来做合并的融合,再用半年的时间来理清历史欠账、排队还账。一年的时间我们基本还清了账务、凝聚了人心,大家看到了合并的希望。

“我希望后面几年我们能够出人才”

问:在改革的过程中,您作为团长有没有收到来自观众、或者员工的负面评价?

答:有一些。一些人觉得我们的演出质量有些问题,一些传统戏、老戏因为长期演出演员有一些疲惫的感觉,不能每一次都保证演出质量;从我们剧院的管理上看,虽然是企业化管理,但是还没完全达到企业化的模式,我们还没有完全摸索到一个适合文艺团体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另外就是新剧目的发展,剧院不能老演老戏,不能只守着“老演老戏,老戏老演”来开拓市场,创作剧目这方面我们抓得不够紧,六年我们只推出了两台大型创作剧目,还有两台

问:困难时期怎么熬过来的?

答:主要就是挣钱的问题,我们要开拓市场,不演出就是死路一条,过去我们有个口号叫“小演小赔,大演大赔,不演不赔。”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小演小赚钱,大演大赚钱,不演不赚钱”,我们要一步步去做,一年时间我们确实达到了目标,增加了收入。合并前演员演一场演出费是20到50元,现在翻了近10倍。另外,我们从2006年就开始培养今天的接班人,跟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定向办了一个安徽省徽京剧院京剧演员大专班。

问:作为院长,您觉得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答:我现在55岁,我希望后面几年我们能够出人才,培养一茬一茬的接班人,因为安徽京剧和徽剧是最后一块阵地了,以前淮南、滁州、安庆都有京剧团,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徽剧就更不用说了,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团有保护传承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它发扬光大,没有人接班,不能传承的话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我们必须要让自身强大起来,把徽剧和京剧传承和发扬下去。



黄梅戏《雷雨》剧照



3D黄梅戏《牛郎织女》剧照

